

# 江南“坎儿井”

陆春祥

江南“坎儿井”，其实是指桐庐县江南镇深澳村的完整古水系。

说深澳，得从申屠氏说起。

明成化四年（1468年），《桐南申屠氏宗谱》续修，作为该氏族的名有外甥，礼部尚书姚夔，必须要为外祖家写点什么，他这样说申屠氏的来源：

椒房在周代，相国在汉代，避地在新莽，迁居在宋之南渡，分派在明之初。

这基本标明了申屠氏简单的发展历程：周王室的后裔，申屠乃赐姓；汉初申屠嘉，与刘邦一起冲锋陷阵，都尉、郡守、御史大夫，后为丞相，封故安侯，“文景之治”中功绩卓著；申屠嘉七世孙申屠刚避王莽乱，由河西转巴蜀，最后徙居富春屠山（今富阳场口图山）；申屠嘉四十世孙申屠砥，生两子，次子申屠理，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出生，成年后入赘荻浦范氏，他就成了桐南申屠氏的始祖，俗称三府君。申屠理长子申屠宁的第四子申屠祥，南宋绍兴廿三年（1153年），如他爷爷一样，入赘深澳徐氏之女，于是申屠氏在深澳村开枝散叶。现居深澳村的申屠氏，占全村人口的85%以上。

澳，本义为港湾，海边弯曲，可以停船的地方。而深澳，却不是深深的港湾，它虽邻近富春江，但还有些距离。一个说法是，当地百姓称“渠”为“澳”，因人地较深，故称“深澳”。说得通，反正是水边之地。

溪、澳、沟、塘、井，五个既独立又关联的系统，组合而成“坎儿井”。

深澳的古水系，有没有一个总工程师，这已经找不到准确的记载了，但从申屠氏的宗谱上看，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一个澳口。就是说，此澳，应该开凿于申

屠祥来深澳之前，而申屠氏赖此水利系统，人口发展迅速，也势必会不断完善水系的开发和利用。五个关连系统，应该是不同年代根据需求逐步完成的。

看深澳村古地图，北面都是山系，山脚为环绕的溪流，南面也是山系，山脚也有环绕的溪流，大部分住宅在村东，地势高，而村西则相对为低矮的洼地，这几乎是一个畚箕形的平缓梯形，坡度不陡不平，由此构筑的水系，不急流也不停流，数百年来，都没有疏浚过，就是一个极好的明证。

二十五年前，我和邱仙萍一起合作，写过一篇关于深澳的长文，文章除了历史文化追源外，还有对古水系的描述。这几年，我又多次到深澳，周华新兄每次都热情陪同。他们周姓，也是深澳显姓，周敦颐后人，他做过县里的林业局长，写过《深澳》一书，对家乡的古水系，了如指掌，他对我娓娓道来。

富春江两岸的支流，支流的支流，如人身上的毛细血管一样，不计其数。发源于百步岭，里外阳山牛峰岭的应家溪，就是其中之一。应家溪也叫深溪、荻溪，水质极好，流经屏风源与青源，在环溪合流，再过徐畈、深澳、荻浦入富春江。还有一条洋婆溪，源出鸡足峰东麓，接应家溪上游的屏源溪部分水，分流引入，洋婆溪也汇入富春江。

应家溪、洋婆溪，就是深澳古水系的重要水源。

深澳先人的办法是这样的：在应家溪上游西侧，建一条长八百米的暗渠，在村东侧，将水自南而北引入村内。此暗渠，深入地下最深处达四米左右，宽一至

一点五米，高一至二米不等。这就是坎儿井的主体了。当地溪滩中，卵石成滩，且每一次洪水后，都有取之不尽的卵石，正好用来砌暗渠石壁的拱顶。这样高与宽的暗渠，需要疏浚时，人完全可以进出。

上溪头的汤家渡，就是此暗渠的澳头，由此出发，一路沿老街，曲里拐弯，共设七个澳口，每个澳口，都有数十平方米面积，比一般的井要大许多，且是深潭的样子，澳水沉澈，时有游鱼嬉戏，以饮用为主。水流出村后，作村下青桥畈农田灌溉用。在第四涵洞处，有个分水澳，流向西面，经下街十字路口再向西，过怀素堂门前地下水澳，流向申屠宗祠以北田畈。

主暗渠终日昼夜清流汨汨，它的上方却是老街，民房林立。每当夜深人静时，屋中人皆枕流安眠，然而，那流却是无声的，它们从源头来，日夜不停，任人们随时索取。而至下游沟渠，溪水们依然要抚慰各种庄稼。

人渠两安，就这么流了千余年。

要保持澳水的清洁，房前屋后的雨水如何排出？村民日常的洗涤怎么办？深澳古水系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构筑明沟。明沟宽八十至一百厘米，深五十至八十厘米不等，自南而北，流经村民的房前屋后，穿越整个村落。水自屏源溪而来，在进水口设置闸门，以控制水量。明沟的水平时供日常洗涤，雨雪天带走地面流水，老房子天井内的出水口，都与明沟相通。

一个大村，数百幢房子，几千人人口，仅靠一条暗渠，肯定不够用，深澳人的补水方法是建水塘与挖井。

深澳的古水塘，建造得非常精致结实，水质清冽，不旱不涝。塘深数米，塘四周皆是卵石砌壁，青石板铺台阶，台阶自上向下延伸至水面，塘水与渠水相通，也建有进水暗渠与出水渠。村北的“八亩塘”，塘底建有一条长十五米、高一米五的卵石拱顶暗渠，塘水至今仍可饮用。村东的“新塘”，村南的“灰岗塘”，村西的“吃水塘”，都是原来的饮用水塘。而村西口的“大塘”，平时蓄水，兼作灌溉、消防，如今还是秀美的景观池塘。夏日里，荷花盛开，一片生机勃勃。

再说到井。井是深澳古水系的有效补充。比如六房井（州牧古井），挖掘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井深二十余米。老人们回忆起井边的生活，满满的幸福感：酷热季节，往井口吊上一桶清泉，或饮或洗，消暑解渴。如果再在桶里放一只西瓜浸着，别提有多爽。

溪、澳、沟、塘、井，深澳真是一个澎湃的鲜活生动水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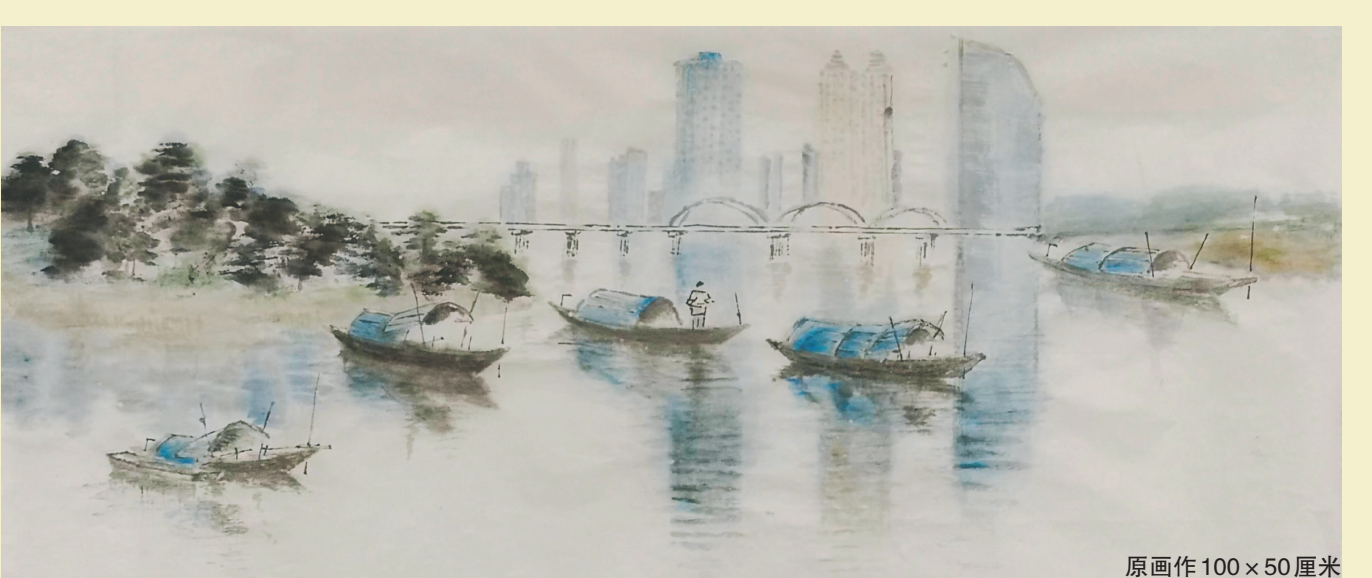
宣商角微羽，清波，奏出它四季迷人的交响曲。

又一个暑日，华新兄再陪我到深澳，在第二个澳口，卖柴道地澳口，我深入澳底。此澳口，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家”就在此取景，名气挺大。潭水清绿，阳光似乎直射到底，真有细鱼来回甩尾。抬头看卵石壁，鹅黄而鲜亮，或许，它们一直被水汽氤氲湿润着，而从石壁上伸展着的藤蔓，则显得悠悠自在，它们无惧这酷热的季节。朝暗渠里探望，黑洞洞的，深不可测，只有缓缓流出来的明亮清波。

（转载自《文学报》2024年10月24日第11版）

## 放马洲

作者：徐春生



原画作100×50厘米

# 元代著名道士张雨与晦冈李氏家族的交往

宋旭华

张雨（1283年～1350年），字伯雨，号贞居子，又号句曲外史，元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道士，钱塘（浙江杭州）人。张雨在元代文学史、书画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人物，倪雲林曾于《式古堂书画汇考》之《外史自赞画像》题跋中言：“贞居真人诗文、字画，皆为本朝道品第一。”曾于茅山修道，后师事玄教高道王寿衍，居杭州开元宫，开元宫遇火后，又在浴鹄湾建黄箓楼，收藏古代书画图书甚富。他与当时一流人物如赵孟頫、虞集、范梈、杨载、袁桷、黄潜、杨维桢等均有交集。张雨有《句曲外史集》《贞居先生诗集》《贞居词》等传世，今人辑有《张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

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抗金名将李纲四世孙李瑶议肇基桐庐晦冈，后开枝散叶，瓜瓞绵绵。经80年左右的时间，宋元鼎革，有一支族迁往缙云，武义，家族主体仍在晦冈。元时，秉承了家族良好的教育，以及基于晦冈地势之利、物产之丰，此时出现了李骧、李文、李康、李恭等一批饱学之士。相传刘基、何景福等都曾在晦冈寓居，他们与李氏家族成员都有酬唱应和之作。而李氏家族的文化辐射力并不局限于桐江一隅，他们与当时最杰出的人物都有交往，张雨就是其中之一。

### 一、张雨与李骧

李骧（1299年～1372年），字仲骧，号骧龙，别号南华老人，桐庐晦冈人。李骧号“南华老人”，可以看出他曾经为道士。李骧与王寿衍、班惟志、刘伯温等都有交集，而这些都是张雨的师友。他有《次吕伯起合稼寄贞居真人韵》，是次吕伯起的韵，写给张雨的诗：

绿发髭髭结两颡，唇丹知客井中砂。  
逃名不必五株柳，达道何须三朵花。  
乐饮中山方酿秫，抱材硎谷已无瓜。  
近来浪迹仙人宅，住近孤山处士家。  
头两边各结一个发髻，绿发髭髭，嘴唇涂上了红色，这是诗中张雨的外在形

象。李骧用陶渊明在五株柳和苏东坡“三朵花”的典故，称赞张雨已摆脱世俗的束缚而修真达道。苏轼《三朵花》小序：“房州通判许安世，以书遗余言：吾州有异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作诗，皆神仙意。又能自写真，人有得之者。许欲以一本见惠，乃为此诗。”张雨乐饮中山美酒，抱材而用世，受到元政府的重视。“硎谷瓜”用秦始皇典故。张雨的老师王寿衍曾经进宫面圣，又奉皇帝命令掌管天下道教事务，地位是很高的，张雨后来也掌开元宫，得到政府的支持。张雨浪迹道观，住近林和靖孤山处，一为实写，指住在西湖孤山边，一为虚写，将张雨的品行与林和靖相媲美。

### 二、张雨与李康

李康（1312年～1358年），字宁之，号梅月处士，是当时知名的孝子、诗人，是永康胡长孺的学生，《宋元学案》将其列入“木钟学案”。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将李康列入“高隐”，《万历严州府志》也将其列入“高隐”。清人邵远平撰《元史类编》，李康入“文翰”；清末民初柯劭忞修《新元史》，李康入“文苑”；清末民初曾廉编《元书》，李康入“隐逸”。曾著《桐川诗派》，对睦州诗派有梳理。李康诗文集已佚，《桐川诗派》也未曾流传下来。张雨诗文集中有两首涉及李康。先看第一首《李宁之馈石芥》：

桐庐有石芥，托根至清冽。  
蔬谱久著名，未获躬采掇。  
故人远见饷，启齿涎流颊。  
端疑石发瘦，猜异莼羹滑。  
隽永求正味，似为盐醢夺。  
不然山泽臞，乃让姜桂辣。  
岂非时俗气，草木为改节。  
柔和悦众口，甘于韭薤列。  
吾宁事辛苦，还山拾薇蕨。

这首写李宁之赠送张雨石芥，张雨称李康为故人，可见两人关系之好。石芥即地衣，江南常见可入菜，张雨之前未曾采过。打开菜缶，口水流下来。但石芥正

味为“盐醢”“姜桂”所掩盖，张雨求之而不得，认为时俗之气乃将草木改节，他自己要保持本真，“还山拾薇蕨”，做真正的隐士。这首张雨写赠送地衣的诗，乃是他托物言志。其实，李康三次拒绝出仕，一生未入仕途，是真正的高隐之士，反而张雨虽为方外道士，却是受到元廷册封的，算是一定意义上的出仕之人。

第二首是《李宁之煮茶亭》。李康有建有煮茶亭，故也号“煮茶”。族叔李文近山公，生年为1324年，比李康的年纪小了整整一轮，他写有《次煮茶》：“酒星不爱爱茶星，蚯蚓银瓶要细听。客自豫章传凤髓，泉通泄水带龙腥。花浮盏面云凝碧，烟到松梢鹤避青。多少昏昏醉中者，午窗一啜睡魔醒。”《次煮茶》描述了李康细听煮茶声，并在午后喝茶一扫睡意的情景，颇有趣味。张雨的《李宁之煮茶亭》如下：

桐君山下一区宅，木茂土肥泉水香。  
槎头钓鱼秋雨足，亭子煮茶春日长。  
两山徒为盘谷隐，一水尚系平泉庄。  
莫厌身名俱隐约，曾见輶轩来晦冈。

说李康的煮茶亭在桐君山下，这是大致而言，毕竟桐君山是桐庐的地标，诗最后点“晦冈”，乃是确指。该地“木茂土肥泉水香”，夹于两山之中，有一水系之，实在是好风水，也暗指这是隐居的好地方。“槎头钓鱼”、“亭子煮茶”，都是隐士做的雅事。“盘谷隐”、“平泉庄”用韩愈、李德裕典故，借喻李康所居之地园林之美。最后两句写李康是高隐之士，使臣曾来晦冈征召，可见李康声名远播。张雨对李康的品行是非常了解的，结合前诗李康曾赠张雨石芥来看，两人具有深厚的友谊。

### 三、张雨与李寿之

李寿之（1277年～1334年），字子仁，号南谷，又号闲所处士。康里子山为他撰写了墓志，其中有云：“公自幼谨愿，既长，不嗜声利，尚志读书，号南谷，乃榜其居曰‘闲所’。缙绅间以公志行高洁荐于朝，召至集贤院，讲论当世之务，授以官，公固辞

授以院劄，赐有闲所处士之号”。其第三子即为李文。张雨有一首给李寿之的挽诗《哀闲所处士》，诗曰：

指李桐君下，闲居见典型。  
俄加散人号，遂隐少微星。  
豹雾犹空谷，莺花晚晓屏。  
子山题墓石，何待著新铭。

本诗虽未见张雨传世诗文集，但著录于乾隆八年的李氏家集之中，较可信。诗歌写李寿之居于桐庐，有散人之号，是典型的隐士。“豹雾空谷”、“莺花晚屏”，以山中隐居所看到的景色起兴，同时也用典，说明了李寿之独立遗世、花自开落的状态。诗里也说了到康里子山为李寿之题写墓志之事。

综上，虽然文献凋零，但仍留下了张雨与晦冈李氏家族成员如李骧、李康等交往的诗词，而张雨给李寿之的还是挽诗，这些都说明了元末时晦冈李氏家族在江南文化圈中的影响力。

张雨曾提举开元宫，李文有《题杭开元宫》，诗曰：“楼殿玲珑散彩霞，天风吹老碧桃花。宫中道士逢人说，旧日君王女媧家。”李骧有《后至元乙亥八月望日予寓杭之开元崇正斋溪月大真人集诸贤于清风堂至暮无月归寓忽月华灿然赋二绝以记时事云》，记载了1335年中秋他在开元宫清风堂雅集时看到的月景，诗歌背后或存在张雨的影子。元末明初桐江南岸的晦冈人文鼎盛，张雨与李氏家族的交往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刘基曾隐居于晦冈，在香泉山下设馆授徒的传说，目前虽没有第一手的、直接的文献依据，但以李骧、李康等为代表的晦冈隐士群是感召他们的心灵力量，而“木茂土肥泉水香”则是吸引他们来晦冈的物质基础。也许随着古代典籍的进一步发掘或其他证据链的完善，刘基以及其他知名人士隐居晦冈的传闻就能够坐实，这将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元代晦冈以及李氏家族的认识，拓展元代桐江诗路的内涵。

### 兰石斋杂记（三十二）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到清代已基本成熟，表现为字画的一级市场十分活跃。许多书画家把艺术与谋生紧密联系起来，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画家群甚至把自己的生计完全寄托在出卖字画上。所以书画家出润格由来已久，润格，往往是颇具文采之名手打造，是研究书画家一生不可或缺的资料之一。

最有名的润格应该是郑板桥的润格，全文如下：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赍欠尤为赖帐。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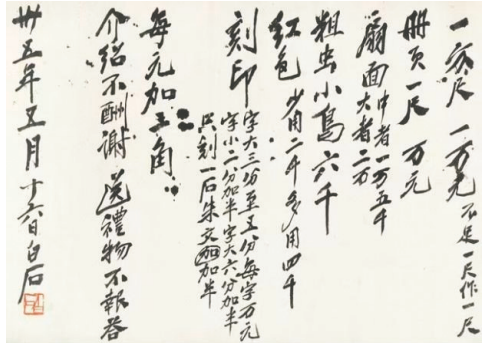
可以想象，当年郑板桥润格的公布，在扬州引起了多大的轰动。鄙夷者有之，赞许者有之，诋毁者有之，但更多的人却在微微一笑中接受了书画市场的这一悄悄革命。郑板桥雅极而俗，出此笔榜，将长期笼罩在艺术市场上的酸溜溜的腐臭气息扫荡一空。其实，追根溯源，真正张榜公布润格的第一人并非郑燮，而应是明朝遗老戴易。此公为了筹款葬友，“榜于门，书一幅止受银一钱，人乐购之。”用此办法，戴易最终筹集了银子，相地葬友。只是戴易卖字不在闹市，所以才让郑板桥独领风骚于其后。

近现代书画家大致都有润格，其中不乏有趣之作。我就喜欢黄永玉先生的润格：“……老子之画作、书法，原就不佳，无根基，无师承，无章法，三无之下毫无看头，而诸渊雅君子要买、要收藏，老子大为得意。大翘尾巴之余，不免想到诸君子甚为不值之处，为防诸君子日后后悔，醒觉上当受骗，后果当不由老子负责也。为了搞活经济，使全国人民都笑起来，兹将本年润格规矩开列如下：一、画作每尺三万，议价者加倍。二、书法每尺一万，小楷另议。三、送食物、画材纸张、古董、旅游纪念品，冀图混账求画者，拒收礼物，白眼相对，反复纠缠者，以舍下三级恶狗欢送出门。四、命题作画，请预付画款半数作为订金。五、若系生人冒充老朋友者，酌收谈话费，本宅一级恶狗欢送出门。”永玉先生诙谐霸悍之气由此可见，相信一般人物是不敢贸然充脸熟而与先生套近乎的。

当然，书画家各有所长，所出润格大多会根据自身情况，列出不应之项目。马一浮先生常以书法来维持生活，但润格中明确表示“祠墓碑志、寿序、寿联、市招，一概不书”。

齐白石先生一生卖画养家，定居北京后，在他画室里，长期挂着1920年写的一张告白：“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同年还有一张告白：“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10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齐白石卖画卖印，在不讲情面，除极个别亲友外，不论是谁，都要照价付酬，不能除，不能减。他托人办事，或受人以惠，大多以送画为报，他把这视为人情与物值的交换，如果他感觉不合算，下次就不进行这类交换了。坊间有传说一次某订画者少付润金，白石先生俏皮地像一只虾的半个身子留在纸外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一片混乱，粮煤奇缺，物价飞涨，齐白石在北平甚至无法维持生活，李宗仁主动指定专人定期送去大米、面粉、煤炭等，齐白石对这位素昧平生的长官“礼贤下士”非常感激，特地绘一幅寿桃图题上款赠给李宗仁伉俪。北京保利2013秋拍“中国近现代书画夜场”上，白石先生的这幅送给“德邻先生”李宗仁的《花实各三千年》成交价达到了3450万元，创造了齐白石寿桃题材单件作品最高记录。在20世纪画家中，齐白石是成功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两条最重要：一是他没有膨胀的物质欲望，生活节俭，自足于温饱小康，有充分的精力与闲暇进行艺术探索；二是他始终保持着人格与创作的自由，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市场，而不是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我在兰石斋创办之初，也仿先贤张出一纸润格：“书画者，雅事也，可索可赠，原本无可厚非。然以此为业谋生，为国纳税又付房租，酌收润金，谅诸君子亦会颌首许之……”二十多年走过来，窃以白石先生为榜样，保持本色，内心平静。



## 说书画家润格

蓝银坤